

第十八回 吳媛姝示劍守貞 老雪婆強爭大義

詩曰：

江南春色復如何？吳女長征旅恨多。
簇簇曉妝明淚顆，悠悠新夢隔銀波。
一生擬託青鋒盡，千載應隨遼鶴過。
不是雪婆張義膽，也教斷送一青娥。

不說素芳小姐坐化，且說吳參軍迎接家眷上京。自十月十六日起程，曉行夜住，一路自有府縣兵舡護送。逢著碼頭，有送禮的，投揭的，好不熱鬧，好不風光，祇是每見小姐暗暗流淚，不知何故；盤問雪婆，亦自含糊答應，夫人愈加疑慮。但細看小姐，花容依先的，冰肌含艷，翠黛遠顰，腰鎖金蟬，肢分玉筍，不覺些兒破綻，夫人心中方纔放下。半信半疑，究竟不解其故。

到了十二月廿五日，已到京都。吳參軍收拾私衙，夫妻父子相見，歡喜自不必說。過了燈節，那些在京官宦見吳參軍家眷已到，求婚的鎮日填門，有個令狐公子，他父親是個尚書，也來求婚。吳老看得中意，來與夫人商議，說：「前日夫人信來，說已許江潮，言語甚是糊塗。今有令狐公子，相貌十分，意欲配他，不知夫人以為何如？」夫人道：「前日江宅央雪婆來說親，老妾因老相公不在家，並未曾許。今老相公既有所屬，但憑老相公罷了，老妾豈敢專主？」吳老大喜，道：「今日媒人必到，我即允他便是。」曉煙聽得了，喜孜孜走進小姐臥房。雪婆在那裏看小姐刺繡。曉煙道：「小姐天喜動了，老爺看中意了令狐公子與夫人說，今日將允他了。」小姐吃了一驚，雪婆也嚇得呆了，問道：「曉姐姐，休要說謊，果有此事否？」曉煙道：「你不信，自去問夫人。」雪婆慌忙走去，見吳老夫妻促膝而談。雪婆站立在旁，聽了半晌。見說那令狐公子：「雖長女兒三年，也是北人南相；雖不比蘇州這第十一名進學的江潮這般秀美，卻也豐厚有福的，將小姐許配與他，也完一樁大事。」正在那裏細商量，雪婆走近前去，大聲說道：「夫人，你好差也！」夫人與吳老、大家失驚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」雪婆道：「老爺與夫人止生得一位小姐，為何要嫁兩家？前日夫人親口許下蘇州柏梁橋江潮為妻，他兩個已會過了面，如今又要他改嫁令狐。我雪婆就死也不足惜，祇恐你家小姐貞潔，不更二夫，那時節玉碎花殘，你自悔之晚矣！」說罷，直號哭到小姐房中去了。吳老夫妻氣得目定口呆。

吳老道：「這婆子可是瘋了！我出外不過一載，家中怎生就做出事來？」夫人此時已悟出前邊來歷，頓口無言，倒忍下了氣，走到小姐房中，輕輕的將外房門閉了，在外房窺聽。祇見雪婆哭得半死，僵臥在旁邊榻上哼，小姐手執一口青鋒寶劍，拔出了鞘，對雪婆流淚道：「不意吳媛如此薄命！自別江郎之後，我已料定在此劍上結果，不意今日果應其言。」雪婆道：「小姐，老身方纔拼命爭之，老爺、夫人未必就許令狐了，你且耐心等待彼消息。」小姐道：「吳媛此身斷不更為字人之鬼！父母之恩難報，也顧不得了。總之一死何必遲延。你若能將一信以報江郎，也知吳媛不食言。至於他的娶與不娶，也由他罷了。」說罷，即將劍來自刎。虧這雪婆奪得快。夫人也聽了半日，連忙也奔進來，在房門檻上一跌，爬起來奪寶劍來藏了，抱住女兒，說道：「我兒，你為何如此痴迷？就是江潮，我也從不曾出你的庚帖與他，允他親事。你又何曾與他見面？就是《烈女傳》上從沒有你這般樣的節婦！」雪婆見沒人在前，對夫人道：「夫人，你是乖人，倒說默話！江潮前日來與小姐訣別，是你苦苦的教他與小姐同睡的。夫人為何就忘了？」夫人驚訝道：「原來如此！我後來原是疑惑的，祇說你的甥女，原來就是江潮！雪婆，你幹得好事哩！我與老爺說了，你也免不得一死！」雪婆笑道：「我老身就死也甘心的。我也不怕。祇是他兩個央著我的，並不是我去勾引他的，也要說個明白。」倒將那佛殿相逢之事，細說一番，夫人祇得忍著氣瞞了吳老，又怕女兒自盡了，去安慰他道：「江潮這等的一個好面孔，你既與他有約，待我做娘的一力住持，自然不許那令狐公子了。」小姐方纔住了哭，夫人又與吳老說江潮之美，嫁在本鄉，老年有靠。吳老就聽了他，辭了令狐家了。

節義多情總一心，為忠為孝道根深。

崔張本是無情物，偷赴佳期但好淫。